

雙城記 何冀平

曹禺院長家的茶香還在口邊，房間中那並不明亮的燈光還在眼前，等我再從香港回到北京，曹禺先生已經離開了。他的墓地在北京萬安公墓，十分簡樸，墓碑上只有巴金先生寫的兩個字：曹禺。不需要任何解釋說明「天下誰人不識君」，這樣已經足夠了。

我回京參加一個戲劇界的會，曹禺夫人李玉茹女士也在會場，她特地走到我身邊，握着我的手說：「曹禺在病中還記掛着你，他說，你離開北京人藝，他不知道，沒有幫上什麼忙。」老院長對我，一個初進劇院的學生，一個初學寫戲的年輕人，寫詩、題詞、讚賞，已經給了太多太多，怎麼還說沒幫上忙呢？

我離開了不捨的工作、熟悉的劇院，一走三十年，人走茶未涼，人去樓未空。三十年來《天下第一樓》年年上演，可是我每次看都會發現換了人，少了些人，參與此劇的演員、主創、工作人員，一個一個離開，而我基本上都不能送他們最後一程。

於是之先生在醫院裡住了很多年，直到我為劇院六十周年誕辰寫作《甲子園》才敢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眼望着空洞的天花板。我拉起他的手，在他

離別只是遠行

耳邊告訴我，我又在為劇院寫劇本了，他的臉突然紅起來，大聲咳起來，他一定是聽到了，他想跟我說點什麼。生病之前，他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劇本組，每當走進我們這些無官無職的編劇中，他才露出一臉笑容，忘記那些讓他不愉快的一切。於是之走了，按照他的意願，最後的離開，是靈車圍繞劇院一圈。那一天，天氣很冷，一大早，來送別他的同事們、朋友們及院裡員工，早早站在劇院大門口，望着緩緩駛離的車，送他最後一程。我在香港，面對着他送我的那小畫，沒有去成。

最後一次上舞台的朱琳老師，是飾演我的《甲子園》。演出之後半年，我到她家裡去聽她講述導演焦菊隱，她瘦了很多，精神還可以，但已沒了站在舞台上的光彩。她歡喜地吃着帶去的日本餅乾和我聊天，說着說着，還是說起了那最後一次上台。演員一生的光芒都是在舞台上。不久後，朱琳老師也離開了，按照她的囑咐，不做任何告別儀式，我又是在香港沒去成。我口中唸着她自己加上去的那句台詞：「老伴呀，你慢點走，我穿上你給我買的小牛皮鞋，我來跟你做伴兒……」她是安詳的，甚至是欣喜的，她去找老伴伴光澤先生去了。

此山 鄧達智

再見老友記，再見

說你前天在新加坡離世……消息從吉隆坡傳來，有好一會兒不相信；回想過去二十多年在你身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着實太戲劇性，怎會沒事不可能，又怎叫我不相信？才不過上個月，還不到一個月，你回港為你父母祝壽，匆匆一頓晚餐，那夜人多，也說不了幾句話，互道珍重再見，說好十二月如非曼谷，便在老家香港聚首，還未到十二月卻傳來你先走一步的噩耗……忽爾默然，不知說什麼好，也無人可以說去；跟你家人不相熟，跟你新加坡的妻及鮮有聯繫，就是憑吊，也無途徑。

瞬間認識起碼三十年，那些年都是青春好年華。當時心有所繫的你，渾身充滿光彩與活力，大家的共同嗜好都很健康：爬山、遠足、電影、餐聚，也會偶爾到位於未成「蒲界」大熱點蘭桂坊，所向無敵香港傳奇 DD 一 Disco Disco 跳跳舞。

無憂無慮好時光過去，為增加儲備，你毅然放下另一半，到薪金更高的阿拉伯從事電腦科技工作，這正是一切惡夢的開始。命中注定，一些人你必須遇上，一些路你必須經歷；才不過一年、十二個月後，你回來；事過境遷，另一半放下鎖鑰，房子空餘你一人。作為朋友，能夠做的只是禁止你不斷想做的傻事。夜深駛車到你舊愛新居旁隱蔽一角，等待着不肯定何時歸家、已成別人的新寵，只為流着眼淚依依不捨隔空偷偷再看一眼。失眠、失胃口、瘦骨嶙峋、兩眼空洞，我不會讓你、我的朋友倒下；訓斥、鼓勵、推動，終於迫使你離開傷心地，前往中東、之後倫敦工作，也回過去加拿大，多年過去回到香港。

感謝你在倫敦的日子照顧我重病的三姐，當時守護我的母親，還有兩名年幼外甥女，沒有你不時的出現，相信面對愛女彌留之際我母親更加難受，這點恩德，永不忘懷。

97前，你得好姻緣，娶恰保小姐，然後一起在新加坡發展蒸蒸日上芭蕾舞教學事業。知你近年身體欠佳，但未聽到任何實質重病情況，只當你身體轉弱，猶幸近年我們約在不同國度旅行碰面，總算得着友誼實質性延續。

忽爾噩耗，仍未完全接受是事實。無論情況如何，不論在天還是在地，你知道你有我這個朋友，萬水千山來相見，不用此生，我們始終會相見！

■這是羅馬梵蒂岡白鴿飛起，寓意朋友離世！作者提供



隨想 興國

三十而立

《論語·為政》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說的三十而立，後人解釋有不同說法，多數認同的是，人到了三十歲時，該是依靠自己的本領來獨自承擔責任的時候，而且更已確定個人的人生目標和未來發展的方向。那麼，對一個已經在文學創作道路上走了三十年的作者來說，三十而立又應該作何解釋呢？

之所以想起這個問題，是日前出席了香港作家聯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晚宴，更獲贈「香港作聯三十周年紀念作品集」的《小說卷》、《散文卷》和《詩歌卷》三冊。回看卷中的小說、散文和詩歌，除了敬佩那些作家在香港這個缺少文學創作園地默默耕耘數十年的毅力

外，更期待作家能夠在三十周年之後，仍然能夠保有創作不斷的毅力和決心，繼續筆耕下去，在「六十而耳順」的時候，收穫更多優秀的作品。

回想三十年前的1988年1月31日，由小說家劉以鬯和散文家彥火（潘耀明）等31位作家成立了文學團體「香港作家聯誼會」（後改名為「香港作家聯會」），那真是草路藍縷的時期，想不到能堅持三十年而能迎接大豐收，真是不容易得很。

所以我對香港作家聯會這個三十而立的解釋，是已經可以依靠自己的本領來承擔責任了，更確立了在文學園地不斷耕耘的目標了，便可以更大膽地去嘗試創新，把小說、散文與詩歌推向一個更嶄新的境界，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文學的創作，令年輕人也可以在文學的園地上三十而立。

古今談 范舉

武俠小說泰斗熱愛歷史山川

筆者從小就看查良鏞的武俠小說了。金庸能夠這樣成功，在於他從小就熟讀中華民族的歷史和中華的名山大川的書籍。沒有一個武俠小說作家，好像金庸那樣熟悉中國的歷史，那樣熟悉中國的名山大川。他的每一部小說，都有明顯的外族入侵的背景，然後是漢族人民前赴後繼，驅除侵略者，恢復了民族的獨立。

所謂大俠，首先就是保家衛國，為家國出力，在所不惜。這和他出身的年代很有關係。他少年時代，就親身目睹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對中國人民掠奪殘殺，感到憤慨。他的家鄉海寧，名人輩出。

查良鏞的表哥是徐志摩，表妹是蔣英，表妹夫是錢學森，這一代人，都把自己的事業和中華民族緊緊地結合在一起。正如為如此，查良鏞進入《大公報》工作，還在長城和鳳凰影業公司，當過編劇和導演，當時薪水非常微薄，沒有作出一定貢獻的志向，很難長時間工作下去。

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講的就是反清復明的故事，主人公陳家洛是紅花會的總舵主，為了反清復明策略的需要，他放棄了自己心愛的香香公主，放棄了愛情。香香公主出場時17歲，自殺時18歲，出生于1746年，名叫喀絲麗，乃金庸筆下的第一美女，全身白衣如雪，明艷絕倫，秀美之極，不可逼視，宛若仙子下凡，令人不敢褻瀆，性格天真爛漫。

以後的幾部武俠小說，必然有淒涼美麗的爱情故事，例如黃蓉、小龍女，出場的時候，16歲左右，聰明絕頂，性格可愛，美貌非凡，把美麗的少女都寫絕了，不僅主人公愛上了這些女主角，連讀者也會愛上這些女主角。原來這些女主角都有典型的原型，包括他的第一任太太和電影大明星夏夢。查良鏞曾經說，第一任妻子杜治芬好比黃蓉，活潑聰慧，1947年，於杭州《東南日報》工作的金庸與杜治芬邂逅，當時杜治芬僅17歲，兩人迅速墮入愛河。

《射鵰英雄傳》的開頭，就是追述了金人入侵中原，接着是蒙古入侵中原，楊過飛石擊斃蒙哥。《倚天屠龍記》張無忌，幫助了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侵略者，張無忌、趙敏二人從周芷若身上取得《九陰真經》、《武穆遺書》及兩塊刻有桃花島地圖的鐵片，由此得悉屠龍

刀、倚天劍的秘密。原來，在南宋末年，在元軍侵入宋境，襄陽快失陷時，大俠郭靖、黃蓉夫婦委託匠人把《神鵰俠侶》楊過、小龍女所贈的玄鐵重劍、君子劍、淑女劍分別熔鑄成倚天劍及屠龍刀，然後將《九陰真經》、《降龍十八掌掌法精義》和《武穆遺書》收藏於其中，寄望後人以此復國。

後來張無忌把《武穆遺書》贈給義軍將領徐達，以助其率領義軍，連敗元兵，將蒙古人逐回塞外，選我漢族河山，大俠郭靖、黃蓉夫婦當年的遺願亦得以達成。這些武俠小說一部接着一部，都和中國被外族入侵的歷史緊緊相連。如果沒有熟悉中國歷史的文化修養，絕對不可能把愛國情懷貫串在所有的武俠小說之中。

另外一個重要的成功因素，他熱愛歷史和山川，熟讀中國的地理遊記。他並沒有到過海參崴附近的島嶼，但他寫出了冰火島和金毛獅王謝遜的傳奇故事，他沒有到過大理國，但是卻寫出了大理國的山川文物，哪一個大理國王做過和尚，哪一個國王讓位給于僧侶都非常準確。讀者看了金庸的武俠小說，也遊覽了中國的名山大川，包括華山、武當山、嵩山、黃山中部的光明頂。一個熱愛祖國河山的人，必然愛其國家和土地，為維護領土而慷慨激昂。

儘管查良鏞對於內地的革命運動，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遇到了民族大義，當中國要收回香港，他絕對不會站在外國勢力的一面，而是積極投身基本法的制定，對「一國兩制」的前景和香港人的美好未來，保持信心。樹高千丈，落葉歸根，他在晚年回到了自己的故里，錢塘江北岸的海寧袁花鎮東面有一座不高的「龍山」，修葺龍山腳下有一座「查家橋」旁邊的「赫山房」，1924年3月10日，金庸就出生在此。

金庸將自己流傳最廣的14本小說的首字聯成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碧鴛鴦」，鑲嵌在故里大門兩邊。兩側是金庸筆下的武俠小說人物版畫，這就是金庸書院，落成於2010年，佔地面積4,385平方米，全面展示了金庸的學術成就，並收藏了他的著作和相關研究資料，這個書院定期舉辦與金庸、武俠相關的活動，還邀名家學者圍繞金庸小說及地方文化開課講學，吸引民眾參與，金庸希望他的作品能影響中國人兩百年，這個夢將會實現。

百家廊 山林

秋日說菊

秋天，是菊花的王國；菊花，是秋天的花神。每年的十月中旬，我們市裡的植物園都要舉辦戶外菊展。菊花，品格端正，生性淡泊，既是花中君子，又是花中隱逸者。植物園裡群菊鬥艷，凌霜怒放，造型奇特，美不勝收。賞菊，成為當代人津津樂道的一大盛事。上個禮拜天，我決定帶父親去植物園看大型菊展。父親說，菊展有什麼好看的？那都是人工造型，雖然別致卻非天然。最有氣勢的，還是咱們村外自由散漫的野菊花啊！

清代張潮說：「蘭令人幽，菊令人野」。秋菊傲霜，那是一種野性美。在菊花大家族中，野菊花分佈最廣。野菊花，姿態萬千，野趣橫生，它是故鄉的田野中最美的花兒。野菊花到底有多美，聽一聽兒童歌曲《野菊花》就知道了：野菊花啊野菊花，生在金秋裡，長在陽光下，一朵朵像星星，一簇簇像雲霞……野菊花啊野菊花，開在原野上，綴滿高崖，你採一枝戴胸前，我摘一束頭上插……

父親退休後，喜歡花花草草。久而久之，掌握了許多養花知識。我們兄弟姐妹經常買盆栽花送回老家，算是投其所好。父親養了十來個品種的菊花。每到深秋，我家的院子裡就彷彿是在舉辦一個小型的菊展。老友們過來看，都讚不絕口，大誇父親品味高。父親沾沾自喜，常常給大家普及種菊知識。

父親種植的大麗菊，花朵碩大，狀如牡丹，花色豐富，香味持久。黃麗菊像閃光的金子；粉麗菊像少女的臉頰；紅麗菊像天邊的晚霞。這種大麗菊在農村比較普遍，它有個俗名叫「地瓜花」，這是因為大麗菊的根部和地瓜形狀類似。大麗菊花期很長，能從盛夏開到初冬。冬季，把大麗菊的枝幹全部修剪掉，根部周圍蓋上幾層棉氈。這樣，就不會凍壞了根子。來年春天，大麗菊又會萌發新芽。

父親最珍愛的，要數陽台上那盆綠菊。清代《菊譜略考》寫道：「綠菊花，乃極難培育之珍品，猶如馬中赤兔，人中西施，甚是難得。」綠菊花豈不就是「西施菊」嗎？《甄媛傳》中，一盆「西施菊」，曾讓華妃打翻了醋罈子。沈眉莊受寵，皇帝派人送去名貴的菊花。幾個太監走在路上，華妃瞧見了領頭太監捧着一盆綠菊花。華妃頭一次見綠菊花，就稀罕上了。在身旁丫頭頌芝的誤導下，以為皇上給她的，就讓太監停下。不料，太監說是送去菊室。華妃惱羞成怒，命頌芝自己掌嘴。華妃餘怒未消，回到翊坤宮，把各色菊花全搬走了，自此，再也不想看到菊花。

當今社會，栽培技術發達，花市上輕而易舉就能買到綠菊。對於父親來說，那盆綠菊花有特殊的紀念意義，那是他的學生送給他的。父親一生，桃李遍天下。有幾個本地的學生，邀請父親去飯店聚餐，父親堅決不去。王同學知道父親把花草當寶，開車去花市上買來幾盆花，其中就有綠菊。父親第一次見綠菊花，兩眼放光，滿心歡喜。我跟父親開玩笑說，綠菊花都有了，乾脆把咱家叫「存菊堂」吧！可惜，不愛看宮鬥劇的父親，沒明白我說的是啥意思。

菊花還有個名字叫「延年客」。古時候，有一個美麗的小村莊，一條清澈的小溪緩緩流淌在村頭。溪水旁邊種了很多很多甘菊花，菊花瓣落入溪水，溪水變得無比香甜。人們長期喝這種菊花水，村裡人絕大多數成了老壽星。菊花，是我國的傳統名花。它一年，看着賞心悅目，聞着神清氣爽。喝着延年益壽。父親愛菊花，也愛菊花茶。父親喝的菊花茶有兩種：白菊花茶和黃菊花茶。白菊花，舒肝明目，黃菊花，清熱解毒。真是各有妙處呀！

我曾經看過電影《菊花茶》，被劇中男女主人公純潔愛情深深打動。李衛華因為

先先天性心臟病，不能結婚生子。馬建新因為愛情失意，一直拖成了大齡青年。馬建新參加文化培訓的時候，被女老師李衛華吸引，漸漸靠近。兩人有一個共同的愛好，那就是愛喝白菊花茶。也正是這個愛好，他們有了共同的話題。電影結局很美好，他們突破了困難，過上了正常的夫妻生活，揚起了生活的風帆。電影的片名叫《菊花茶》，醇美甘香，沁人心脾，多麼美好！

陶淵明是田園詩人，也是菊花的知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嗜菊花，優哉游哉，自得其樂。陶淵明嗜酒，有時候，他把白酒裡撒菊花瓣，當鮮菊花酒來喝。這真是文人風雅啊！正宗的菊花酒可沒這麼簡簡單單。古代人熟練掌握了菊花的釀酒工藝。秋菊綻放時，採菊花和莖葉摻入雜糧貯存在罈子裡，一年期滿，方可開蓋。

重陽節，也叫「菊花節」。人們喜歡在這一外賞菊，賞菊歸來也要喝菊花酒。重陽節這天，為了體現節日濃厚的氣氛，我們送給父親的禮品必然有菊花酒。今年的重陽節，父親呼朋喚友小院雅聚，共飲菊花美酒，樂享晚年美好生活。菊花酒是大超市買來的，標籤上寫着「長壽酒」，成分有菊花、枸杞、糯米、大麴等。我嚐了一口，沒品出菊花的味道來。我模仿陶淵明，從菊枝上摘了幾瓣菊花扔進酒杯裡。呷了一口，咦，果然菊香四溢。

唐朝詩人元稹有一首《菊花詩》：「秋叢繞舍似陶家，遍籬籬邊日漸斜。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在一個秋日的黃昏，詩人漫步在菊叢中。面對鍾愛的菊花，他不由自主想起了陶淵明，並把眼前的場景當成了「陶家」。菊花，在寒冷中堅守陣地，吐露芳華，這也是詩人偏愛它的重要原因。說白了，詩人愛的是菊花那一種不畏嚴霜的高潔品格。

還記得初接觸國語的時候，是因為父親在家裡播放國語歌手的黑膠唱片。那個時候覺得這種語言距離自己很遠，而且我沒想過要去學習，因我讀書年代是沒有現在這麼多科目學習，現在基本上學校也會有國語課堂學習的。

至於真正開始去認識國語歌曲，就是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日子，因為當時自己也有參與電台的工作，所以對於樂壇任何歌手也會留意得到。而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有很多台灣歌手進軍香港市場，亦藉着這個機會認識了很多國語歌曲；但其實這個潮流在香港最初的樂壇也有出現過，有很多台灣歌手來港發展。自從九十年代開始接觸一些國語歌曲，便慢慢愛上了，當時香港還未回歸祖國，所以一般人沒太大認識去學習國語。但不知不覺，今天香港人不多不少都會說一兩句國語，就算不太標準，但也知道未來日子裡在全世界是很重要的，而且好多外國人也開始學習國語，就知道這種語言的重要。

就好像以前當司機工作，最基本只是講廣東話，當然英文也沒問題，但說到國語就從來沒有想過。因為自己是一位唱片騎師，經常會訪問不同類型的歌手，不多不少也會接觸到說國語的歌手，從前都抱着戰戰兢兢的心態去面對這些歌手訪問，甚至有時會找藉口推卻這些訪問，因為覺得自己的國語能力不太好，相信就算訪問了，也應該都不會太動聽，而且對於這些國語歌手來說，又好像有點不尊重，沒有跟他們好好地溝通，所以從前也沒有太大信心去做這些訪問。

但自從多個月前有一個朋友找我做一個活動的司機，這個司機工作需要講廣東話及國語，那次便是我第一次嘗試去接受挑戰，雖然還記得當時緊張萬分，好像從來沒有這麼緊張去做一個司機工作，就是因為需要說國語。亦都因為自己知道用國語回答其實已經不錯，但當要說到一些人的名字，那些發音便要去學習及熟讀，結果那一次算是合格了，而且對我日後在做國語司機工作也增添了不少信心。

為什麼突然我會對這種語言有信心？因為在這兩年間，我經常看很多國語類的電視節目，也會跟着那些人的發音去練習，而且認識了一些講國語的朋友，原來不經不覺自己的國語算是好了一點。就好像最近訪問台灣歌手黃小琥，整個訪問我全程用國語跟她對答，發現自己已經對這種語言的信心強了很多，而且算是進步了不少，這個歌手也跟我說：「你說得不錯。」給我很大的強心針。最重要我覺得這個訪問很好聽，所以在未來日子我會努力於這個語言的工作，希望可以擴大自己的語言能力去嘗試更多的工作。

演藝 小蝶

舞台上的金庸作品

武俠小說巨擘金庸駕鶴西去，坊間報道或討論他的生平事跡、事業、小說，甚至家庭生活和政治觀點之多可謂鋪天蓋地。即使談及他的文字作品如何變成影像，亦多只是集中在電視劇和電影之上。這也不奇怪，因為他的作品能被更多普羅大眾認識，電視劇和電影確是功不可沒。很多沒有閱讀過他的小說的人，都會曾經看過電視劇版或電影版。

在近日眾多與金庸有關的報道中，卻鮮見有人提及他的武俠小說曾經被搬上舞台。可能進入劇院觀劇的觀眾始終不及電視觀眾之多，所以很多人未必留意到這些將金庸的武俠小說呈現在舞台上的創作。其實，當電視和無線兩間電視台分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播映《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和《書劍恩仇錄》之後，一九八一年即有第一齣金庸的小說被改編成舞台劇，比無線的《射鵰英雄傳》更早了兩年。

這齣香港首個金庸小說舞台劇的劇名是《喬峰》，熟悉金庸作品的讀者一定猜想到它是由《天龍八部》改編而成，由盧景文

教授導演，盧偉兒飾演喬峰、覃恩美飾演阿朱、利永錫飾演蕭遠山、羅冠蘭飾演馬夫人。一九八三年，盧教授再次導演金庸的另一部作品《雪山飛狐》，由盧偉兒飾演胡一刀、葉蓮飾演胡斐、羅冠蘭飾演苗若蘭、林尚武飾演苗人鳳。在芸芸的金庸武俠小說中，《雪山飛狐》可謂是最適合在舞台上演出，因為它全劇的主要情節都在一間客棧內發生，合乎傳統舞台劇三一律的做法。

一九八九年，陳尹登博士導演舞台劇《笑傲江湖》，由楊英偉飾演令狐沖、林尚武飾演岳不群、王雲雲飾演岳靈珊、黃哲希飾演任盈盈。當年我也看過此劇，印象最深刻的是五嶽劍派的代表出場時，分別用不同的中國方言來唸台詞，以示他們來自不同的省份和代表不同的文化。

我認識這數齣舞台劇的演員，有時會聽到他們回憶當年演出的趣事，令我忍俊不禁。例如演出《喬峰》時，其中一場戲是盧偉兒抱着奄奄一息的覃恩美闖進聚義莊。盧偉兒吼聲高呼「喬峰在此」時英雄蓋世，卻不小心被絆到。他連忙要一個花式站穩，保留小

俠風範。可是，他懷抱中的覃恩美呢？原來在他一個踉蹌時，竟然將覃恩美飛到舞台的另一邊。可憐的她被摔下，又驚又痛，但仍要將戲演下去。她可以怎樣返回原本的位置呢？阿朱在這時候已是氣若游絲，她當然不可以站起來走過去。於是，她只好慢慢地爬。其實，我也有點好奇到底是否是演員自己因為已經痛得要命而只可以爬？

另一個笑話是在《笑傲江湖》中飾演岳夫人的雷恩美告訴我的。她說有場戲是她在得悉丈夫岳不群原來是一名偽君子時，悲憤交加，立即拿起劍往脖子一刎，場面應該是非常悲壯吧？沒料到一次，當她拿起劍要一個劍花時，劍竟然脫手飛到別處！她說那時候她真的想自刎在台上了罷了！

資深演員陳麗卿告訴我朋友在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時，發現有一本改編自金庸其中一本武俠小說的舞台劇本的封面簽上她的名字。她這才記起應該是在演出該劇後將自己的劇本贈送金庸，而金庸又將此劇本轉送給博物館。

金庸在舞台上其實也留下不少印記啊！